



Alone on a Wide Wide Sea

一个人的孤独旅程

[英] 麦克·莫波格 (Michael Morpurgo) 著
赵莹 译

一抹夕阳的金晖穿透暮气点亮黄昏。
它和周围的海水都被染成了琥珀色。
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美景。



帆的孤独啊

[英] 麦克·莫波格 (Michael Morpurgo) 著

赵莹 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帆的孤独啊 / (英)莫波格 (Morpurgo, M.) 著; 赵莹译.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6
书名原文: Alone on a Wide Wide Sea
ISBN 978-7-5404-5295-7

I. ①帆… II. ①莫… 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036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1-630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外国文学

ALONE ON A WIDE WIDE SEA
by Michael Morpurgo
Copyright © Michael Morpurgo, 2006
All rights reserved.

帆的孤独啊

作者: [英] 麦克·莫波格

译者: 赵莹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制: 张应娜

策划编辑: 尹艳霞

营销编辑: 周明子

版权支持: 辛艳

装帧设计: 范薇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295-7

定 价: 32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| 目 录 |



第一章 亚瑟·霍布豪斯的故事 / 1

第一节 亚瑟·霍布豪斯是个偶然事件 / 2

第二节 三个大红色烟囱和一支管弦乐队 / 6

第三节 笑翠鸟、美冠鹦鹉和袋鼠 / 14

第四节 库珀的牧场、猪仔贝肯和上帝的事业 / 19

第五节 让小孩子们来 / 26

第六节 圣人与罪人 / 31

第七节 从猪仔太太到艾达 / 38

第八节 唯一的出路 / 47

第九节 我们让孩子们来这儿是为了做这些吗 / 52

第十节 你看我能不能 / 58

第十一节 她是个老好人 / 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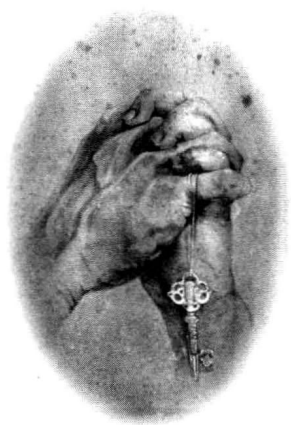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节 像大海一样宽广 / 72



- 第十三节 一对衣衫褴褛的稻草人 / 79
- 第十四节 亨利那糟糕的帽子洞 / 86
- 第十五节 我一定要到海滨去 / 94
- 第十六节 炒鸡蛋和烤豆子 / 102
- 第十七节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不是吗 / 112
- 第十八节 弗莱迪·多兹 / 118
- 第十九节 一个一月的夜晚 / 124
- 第二十章 又一次成了孤儿 / 131
- 第二十一章 土崩瓦解 / 139
- 第二十二章 心神涣散 / 146
- 第二十三章 噢，我真是个幸运的人啊 / 155
- 第二十四章 “凯蒂四号” / 164

第二章 “凯蒂四号”航海日记 / 175

- 第一节 世间因果自有报 / 176
- 第二节 两次送别和一只信天翁 / 180
- 第三节 水母和红辣椒 / 187
- 第四节 暴风雨来临了 / 194
- 第五节 勉强活着 / 201
- 第六节 哎哦，小鱼别哭，别哭 / 209
- 第七节 在合恩角附近，还有海豚 / 218
- 第八节 马克·托普斯基博士 / 225
- 第九节 个人的一小步 / 232
- 第十节 孤帆只影渡沧海 / 242
- 第十一节 伦敦大桥垮下来 / 250
- 第十二节 致读者 / 262
- 后记 / 263



第一章 亚瑟·霍布豪斯的故事



第一节 亚瑟·霍布豪斯是个偶然事件

我知道，我应该从故事的开头说起。然而问题是，我并不知道开头。我希望我是知道的。我知道我的名字是亚瑟·霍布豪斯。亚瑟·霍布豪斯这个人是有起源的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我有过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，但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，又或许连上帝都无法确定。我的意思是，上帝不可能同时注意所有事吧？所以说，关于亚瑟·霍布豪斯这个名字从何而来、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，我都一无所知。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否是我真实的名字。我也不知道我出生的时间和地点，只知道大概是1940年的某个时间在伦敦的伯蒙齐区。

我所拥有的最早期的记忆全都多多少少混乱而模糊。比方说，我一直都知道我有一个姐姐。在我一生中，她都一直在我记忆或是想象的最深处，但到底是记忆还是想象，我时常无法肯

定，她的名字叫凯蒂。当他们把我送走时，她没有和我一起。我真希望，我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我试图在脑海中描绘她的样子，有时能够成功描绘出来。我能看见一张苍白而精致的脸上有一双满是泪水的深色眼眸。她给我一把小钥匙，但我不记得这把钥匙是用来做什么的。钥匙上系着一根细绳。她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，嘱咐我要时时刻刻戴着它。还有时候，我能听见她的笑声，是一种富有感染力的吱吱的笑，慢慢地会变成欢快的咯咯笑。姐姐咯咯笑的声音像笑翠鸟一样。她有时候会雀跃着进入我的梦中，嘴里哼唱着《伦敦大桥垮下来》，我试图和她说话，可她似乎从来就听不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总是无法触及彼此。

我所有的早期记忆都像是一场场梦。我知道这些都不能算做真正的记忆，至少不能算做我自己的记忆。我觉得自己来自一个一半被遗忘、一半被记得的时期，而我确信自己常常用编造的记忆来填补那一半被遗忘的时间。也许是我的思维在试图把那些未知的事物合理化。因此我也无法确定从哪段以前是编造的记忆，从哪段以后又是真实的。我想所有人的早期记忆应该都是这样的，但也许我的记忆比大多数人都要更模糊，大概是因为我没有家庭故事来支撑这些记忆，没有铁一般的事实，没有真正的证据，没有证明书，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。简直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出生过，只是凭空出现在这世上一样。我亚瑟·霍布豪斯就是



一个偶然事件。我已经作为一个偶然事件在这世上存在了六十五年左右的时间，而现在，是时候把自己的人生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就像是我从未拥有过的那份出生证明。这将能向我自己，向其他任何读到这些文字的人证明，至少我曾经在这里，曾经存在过。

我除了是个偶然事件之外，还是一个故事，我希望我的故事能被人们所知，能被姐姐凯蒂所知，假如她还在世的话。我想让她知道，她的弟弟是怎样一个人。我还想让吉塔知道我的故事，虽然我想她已经非常了解我了，包括我的缺点。我最希望的还是艾丽和她将来的孩子们，还有孩子的孩子们能了解我的故事。我希望他们都能知道我是谁，知道我既是一个偶然事件，又是一个故事。这样我就能继续活在他们心里。我会成为他们的故事中的一部分，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，就不会被完全遗忘。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只有我们的故事被一代代不断流传下去，才是我们实现永生的唯一方式。所以，我将会坐在窗边一件件地记述我能记得的所有事情，无论会花费多么长的时间。

人们说只有在知道结局的情况下，你才能开始讲述一个故事。直到最近之前，我都不知道故事的结局，但现在我总算知道了。我终于可以开始了，而我将会从能够确切记得的第一天开始讲起。那时候我大概是六岁。奇妙的是，儿时的记忆会在脑海中

停留很久，而且一直很生动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幼年时光过得更加认真。每一件事都是第一次，都那么新鲜，那么难以忘怀。在那些时光里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静立、去注视。更奇妙的是，在最近这些年，在我已经成年的时期里发生的事情，反而更混沌不清。随着我们渐渐长大，时间也过得越来越快。人生一闪而过，还来不及注意就已经结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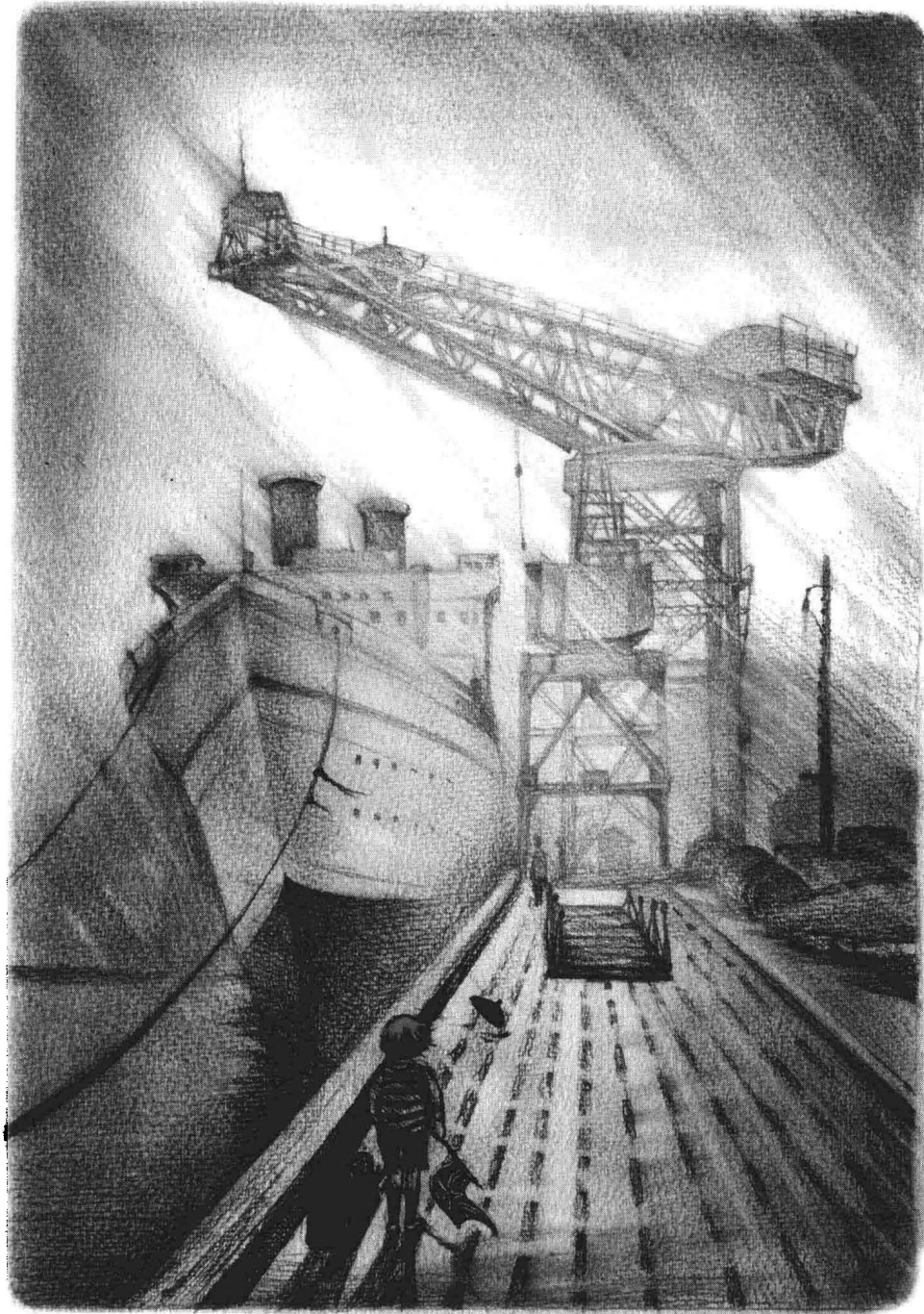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节 三个大红色烟囱和一支管弦乐队

我们一共有几十个人在这艘船上，包括不同年龄的男孩和女孩，我们全都站在甲板上，看着船驶离利物浦港，海鸥在我们头顶上盘旋、鸣叫，向我们道别。至少我认为它们是在向我们挥别。我们全都沉默不语。那天天空一片灰暗，空中飘着蒙蒙细雨，码头上巨大的吊臂伤感地向着缓缓驶过的船鞠躬道别。那是我关于英国仅有的记忆。

甲板在我们脚下颤抖。随着巨大的轮船缓缓转向，驶入前方开阔的大海，引擎轰鸣着、跳动着，浓浓的雾气从海平面的那头层层卷来。修女们说过我们将会前往澳大利亚，而对我们而言就像去往月球一样。我对于澳大利亚所在何处一无所知。那时候，我唯一清楚的就是，那艘船将把我带走，带到茫茫汪洋的另一头。轮船的汽笛一次又一次不断拉响，声音震耳欲聋，就算我用双手捂住耳朵也无济于事。汽笛终于不再响之后，我紧紧握住脖

Along on a wide wide sea



*Build it up with iron bars,
iron bars, iron bars.
Build it up with iron bars,
my fair lady.*

子上那把凯蒂给我的钥匙，向自己保证，也向她保证，有一天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在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深切得让我从此以后都无法自拔的悲伤。然而与此同时，我又感觉到，只要带着凯蒂给我的钥匙，我就一定能逢凶化吉，平安无事。

我猜我们一定经过了苏伊士运河，但我并不能肯定。只是我知道那时候，大多数前往澳大利亚的邮轮选择的都是这条路线。不过有很多事我是确确实实记得的，包括那三个鲜红色的大烟囱，还有从我们被禁止进入的一等舱里传来的管弦乐队的音乐声，他们有一次还演奏了《伦敦大桥垮下来》，我非常喜欢，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总会觉得特别开心。我还记得像山脉一样连绵起伏，比甲板还要高的巨浪，时而是绿色的，时而是灰色的，还有的时候是深蓝色的，还有那成群舞动的海豚，以及那些海鸟，即使是在暴风雨的天气里仍然从海浪上掠过，或在烟囱上方高高地盘旋。除此之外，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环绕着我们，仿佛跟天空一样广阔无垠。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大海的广阔，以及夜晚天空中不计其数的繁星。最棒的是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信天翁。它从一层闪亮的海浪中蹿起，从我的头顶上掠过，低头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。那一刻，我永远无法忘怀。

这艘船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是我的第一个家，因为这是我能够记得的第一个家。我们每两人住一张上下铺，十多个人被塞进一



个船舱里，船舱在整个船的最深处，能听见引擎有节奏的撞击声。舱里狭小而闷热，充斥着煤油和潮湿衣物的臭气，还有呕吐物（其中大多是我的“杰作”）的恶臭。跟我在一起的其他男孩都比我年长，有些还比我大很多。

我几乎从一开始就麻烦不断。他们都叫我“笨蛋”，因为我在晚上会哼着《伦敦大桥垮下来》哄自己睡觉，而且我时不时会哭鼻子。有一次，其中一个人发现我尿了床，从此以后就总是拿这件事取笑我。他们总是跟我过不去，让我悲从中来。他们会用枕头使劲打我，把我的衣服和鞋子都藏起来。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孤立我，拒绝和我说话，甚至是忽略我的存在。我真的很反感他们这样做。尤其是当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我在船舱里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他们更会这样惩罚我。

晕船是我最大的恐惧。它总是来得频繁而又猛烈。首先，我会像其他人一样，吐到栏杆外面（假如我来得及跑到栏杆旁边的话）。遇到马蒂的那天，我正趴在栏杆上呕吐。我们俩正在肩并肩地呕吐不止时，吸引住了对方的注意，随后开始同病相怜。从他的眼里，我能看出他跟我一样难受。这多少也让我心里平衡了一点。我们俩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。一个好心的船员走过来对我们表示同情，他给了我们一些建议：当船颠簸得厉害时，就尽量往船的底部走。那是最好的位置，因为在下面船的摇晃不会那